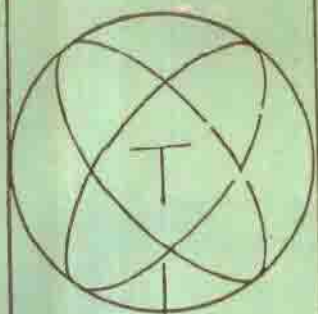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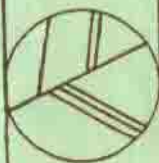
Lihonglindianji
jubenzhi

李宏林 电视剧本集

● 群众出版社



DIANSHIJUBENJI



LIN



李 宏 林
电 视 剧 本 集

群 众 出 版 社

1 9 8 4 年 · 北 京

李宏林电视剧本集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371千字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山西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307 定价：1.70元

印数：00001—8600册

序

曹 禺

现在全世界对电视剧的需要，就象人们要吃饭，要喝水，要在空气中生活一样紧迫了。在我国大人多的中国，更是如此。电视剧正在逐渐地成为人们家庭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样的前景既令人兴奋，又令人焦急。

我们需要好的电视剧，我们需要好的电视剧本。在这样的時候，《李宏林电视剧本集》的出版是使人十分高兴的。

李宏林同志是记者，他敏捷，热情；他的作品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新的风貌、新的人物，在小小的屏幕上，我们感受到了时代的气息。这正是电视剧所应起的可喜的作用。

电视剧的历史短，还处在贫弱状况，但，只要能象李宏林同志一样，朝气蓬勃，孜孜不息地追求、创作，而不是凑和，电视剧就会很快地发展起来。

《红楼梦》中，一次贾政带宝玉去新修的大观园，试试他的文才；我们的大师曹雪芹把大观园从各色各样的角度来描写，无一不是千姿百态。我们的电视剧也应该象一个千姿百态的“大观园”，有清淡的，有浓烈的，有含蓄的，有奔放的；沈三白说，好的园林要大中见小，小中见大，实中有虚，虚中有实，或显或露，或浅或深，这就是运用之妙，要靠多年的修养，多年的经验，要靠严肃认真，要靠对事业的忠诚的热情。

现在，小说、绘画各方面，我们都有大师，我希望在不久的

将来，我们能涌现出一批电视剧艺术的大师。我想这不仅是我的希望，而是全国人民殷切的希望。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北京

序	
他们	1
乔厂长上任	15
啊，冰棍！	65
新岸	83
大业弥艰	126
浩气长存	174
这里有杜鹃	211
家风	249
父母心	293
小鸟	328
美丽	333
路口	339
男“妈妈”	344
时代之子	376
我的丈夫	432
崇高就在生活中	460
后记	471

| 他 们 |

一

一张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日历。在农历栏上印有“今日清明”四字。

悼念周总理的人民群众，潮水似地汇聚在天安门广场；

高耸入云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堆满了花圈；

所有的树丛上都挂满了雪白的花……

这里有人读诗，那里有人演讲；哭泣、宣誓……国际歌声此起彼伏。天安门广场变成了巨涛滚动的大海洋。

穿着蓝上衣，围着白围巾的华荣，胸戴白花、臂围黑纱，手拿海鸥牌照像机，挤在人群中，把一个个感人的场面拍照下来。

站在纪念碑基坐上的年轻干部李德，紧张地向华荣招手，递眼色。华荣明白了他的意思，回头一看，两个戴口罩的盯梢大汉，挤过人群，瞪大了眼睛向华荣奔来。

华荣眼珠一转，随后就急速往广场外挤。她跑出广场，来到广场东边的一个小街口，站定，从照像机里卸下胶卷。

李德匆忙跑来：“华荣，快跑，在广场盯梢的两个家伙跟上来来了！”

华荣把围巾一甩，要迎回去：“我和他们讲理，拍照悼念周总理的照片犯什么罪？！”

李德拦住华荣并推她：“和他们有什么理可讲，保护胶卷要

紧，快跑！”

华荣看一眼手里的胶卷，一思量，便又跑去。

李德往回走，看见两个戴口罩的盯梢大汉出现在路口。他们发现了华荣，跑步追撵，从李德身边跑过。

李德眼神一动，与大汉背道而跑。

华荣跑，两个大汉追！跑，追！距离越来越近。华荣拐进一个小巷子，两个大汉刚要拐弯，从他俩身后冲上一辆自行车，斜插在前面，连车带人横倒在两个大汉身前。一个大汉前冲力过猛，扑摔在车身上；另一个踢车一脚：“妈的！”

李德站起身抱歉的点点头，笑笑：“闹不灵，对不起！”

两个大汉扬头张望，华荣没有影子了。

两个大汉要拿李德是问，李德蹬上车就跑了；还嘲弄地扭回头，向两个大汉招招手：“再见！”

二

华荣来到王府井大街，走进一家照像馆。她来到柜台前，把胶卷和两角钱递给坐在办公桌前的戴白框眼镜的营业员。营业员开完票，把票递给华荣：“过几天取。”

华荣看看票：“时间长了。”

营业员：“这几天业务太忙。”

华荣恳切地：“您千万给冲好哇！”

营业员：“放心吧！”

三

一张四月七日的日历纸，日历牌挂在华荣家的墙上。

华荣的小女孩躺在床上甜蜜地睡着。

华荣往杯子里调奶粉。

五屉柜上的无线电里传出男广播员的声音：“四月上旬在首

都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事件……”

华荣一下子惊怔住，转头盯向无线电，听下去。

“……他们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标语，散发反动传单，煽动搞反革命组织……”

华荣按捺不住怒火，把茶杯墩放在桌上，奶汁溅出杯外。她两眼里的泪水，象燃烧的火星在闪动。一下拧闭无线电。她奔向窗口，推开窗户，向天安门广场方向眺望：

天空阴霾霾；

天安门广场空寂寂……

阴风掠过窗帘，吹动华荣的头发。在她那满含痛苦和悲愤的脸上，映出天安门广场上的一幕幕威武壮观的场面：

如海的人群；

老工人悲痛的面孔；

孩子含泪的大眼睛；

青年们宣誓时紧攥的拳头……

华荣内心独白：“这决不是人民的裁判！”

华荣转过身，两目转向挂在墙上的照像机。满怀信心地独白：“我拍照下来的历史镜头就是证据！我去把胶卷取回来！”她决心下定，走两步又止住，眼波一颤动，心想：“能取出来吗？……也许他们要把胶卷当做证据！……”

这时华荣耳边响起广场上人们悲忿的诵诗声、激昂的宣誓声、雄壮的国际歌声……

在声的波涛中，华荣目光慢慢沉定，她在心中诵诗：

清明节，失明节，

天地黯然泪不绝。

献君泪和血。

思难却，恨难却，

新坟三月谁敢掘。

捍君一腔血。

华荣主意拿定，心声：“风险再大，我也要把胶卷取出来！”

四

华荣走在街上，眼见两名持枪民兵押着一对青年男女从身边走过。

华荣走进照像馆。

一个中年男人从柜台里接过一个装照片的纸口袋，边抽着照片边往外走，一个戴白口罩的大汉立即跟踪出去。

华荣低头略做沉思，然后把耳边一缕头发一撩，便走到柜台前。她把取货票递过去。接票的还是那个戴眼镜的营业员。

营业员按票在抽屉里找胶卷。华荣目不转睛地盯着营业员手指拨动，营业员手指停住，他忽然想起什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和取像票对了，然后慢慢抬起头，审慎地打量着华荣。

营业员一伸手：“工作证！”

华荣迟疑一下：“干什么？取胶卷还要工作证？”

营业员：“没有工作证，你拿不到胶卷。”

华荣思量一下，然后迅速横下心来，掏出工作证，隔着柜台，扔到营业员的桌子上：“给我胶卷！”

营业员看看工作证，站起来，递给华荣：“胶卷你取不走了。”

华荣沉下面孔：“为什么？”

“你自己还不知道吗？”

华荣拿起工作证，揣进衣兜，先把两眼眯起，然后鄙视地瞪向营业员：“帮凶！”

营业员耐不住了，一按桌面：“胡说！”

华荣向营业员的眼镜一指：“一点不冤枉你！”

营业员涨红着脸，站起身，推推眼镜：“你！”一捶桌子！

华荣转身要走，又转回来，眉毛一扬，指着桌子面：“你记我工作证，干什么，我明白。”说着她掏出笔，在一张纸上唰唰写上一行字，然后把纸往柜台上一拍：“这是我的住址，到区农林局抓不着我，到家里去抓！”说罢，把耷拉在胸前的白围巾一甩，转身向房门走去。

五

北京的夜，无星无月，阴云密布，无声的沉寂。

华荣家。

华荣抱着睡熟的孩子，推门进来。她疲惫地用背将门靠上，呆望昏暗的房间。一会儿，她慢步走到床前，把孩子放好，拍了拍，使孩子睡得更熟。她转身，顺手将写字台上的台灯拧开。写字台上摆着一个镶着周总理遗像的相框。柔和的灯光把周总理的两眼照得明亮，把周总理的面容照得慈祥。

撕裂人心的哀乐声响起。

华荣凝盯着周总理遗像，晶莹的泪珠从眼里流下。

华荣倾诉：“周总理，我们多么想念您啊！您为中国人民劳累了一生，您的儿女要给您献上一朵小白花都不允许，拍照了几张人民悼念您的照片被视为犯罪！他们这样无法无天，这究竟是为什么？！”

华荣的目光移向甜睡着的孩子，她俯下身去，贴近孩子，把憋在心里的苦痛，向骨肉诉说：“孩子，你爸爸说了几句触犯他们的话，被关押已两年，到现在你还没有看到过爸爸一面。你的妈妈，捍卫周爷爷，也许要……”她把脸贴在孩子脸上：“孩子，你睡吧，妈妈就在你身边，一步也不离开你！……”她忍不住哭出声来，泪水滴在孩子的脸蛋儿上。

突然响起咚咚的敲门声。

华荣的思绪被打断，眼神儿一惊怔！

咚咚的敲门声。

华荣估计到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她撩起耳边的一缕头发，镇定下来，把盖在孩子身上的小被拉严，便向门口走去。她在门口站住，警惕地问：“找谁？”

“找华荣！”男人的声音。

华荣略一想，然后带着决拼姿态，拧开门锁，一下子把门拉开。首先映入眼帘的正是那可恶的眼镜！眼镜下边还捂个更可恶的大口罩！而在这人身旁，还跟一个戴口罩的女人。

两个人要进屋，华荣横臂挡住：“出去！抓我可以，不许你们血腥的脚踩进我的屋地！容我抱孩子！”说完，“咣”一声把门关上。华荣走到床前，用小被把小孩子包好，抱在怀里。然后走到写字台前，向周总理遗像深深地鞠躬，再举目向周总理作最后一瞥，便转身奔房门去。她刚把门拉开，门外的两个人便挤进屋里来。这时两个人已经摘掉口罩，一个是营业员，一个是女工模样的人。

营业员忙说：“华荣同志！”

听了这称呼，华荣一怔！

女工笑笑说：“同志，你误会了！”

营业员指指女工：“她是冲洗工人，发现了你胶卷的内容，把胶卷保护下来了。在像馆不便交给你，我要从你的工作证上了解你的工作单位，以便送给你。”他掏出胶卷和两瓶药粉：“你自己把照片洗印出来吧！”

女工捧出一个大纸卷：“这是送给你的相纸！”

营业员和女工把东西放在五屉柜上。

华荣急忙把孩子放床上，然后几乎是跑过来，伸出两只手，将两人的手握住，激动地喊声：“同——志——！”她低下头，哭

了！

女工凑近了华荣，抱住华荣的肩膀，把脸贴在华荣泪湿的脸上，轻声说：“我们同心爱总理啊！”说着，她也止不住簌簌泪下。

营业员紧眨了眨要滚下泪珠的眼睛：“天晚了，路上也不方便，我们走了。”

女工松开华荣，向床上扬扬脸：“休息吧，别闹醒了孩子。”

两个人同时戴上口罩，互相一示意，便拉开门，急走出去。华荣紧跟出来，营业员和女工向华荣招招手，便“噔噔噔”跑下楼梯。华荣深情地目送她们……

死沉沉的夜空，被一声火车笛鸣划破。继而是车轮隆隆的滚动声音。

暗黑的房中，有一线灯光忽闪忽闭，华荣在洗印照片。

水盆里漂动着一张张洗印出来的照片。

一张张照片从水中捞起，水纹波动中显映出华荣的面容。

六

在办公室。

华荣坐在打字机前“哒哒”打字。

李德把一份打字稿送给华荣，华荣收下稿子，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四寸见方的小红纸口袋，悄悄地塞给李德。李德从口袋里抽出几张照片，看见照片上一个个动人场面，他兴奋得目光闪亮。赞赏地向华荣点点头，急把照片揣起。

七

华荣走出办公室，通过一段甬道，来到一个办公室门口，门前小牌子上写着“党委书记办公室”。

鬓角灰白，戴着老花镜的王书记坐在写字台前，看一张报纸，报纸头版横栏标题是《天安门事件说明了什么》，王书记看着看着气恼地把报纸扔在写字台上。他摘下老花镜，感到胸闷地将一只手支住半垂下去的头。

华荣推门进办公室，走到王书记跟前。把文件放桌上，同时把一个纸口袋放在王书记眼前，轻声说：“王书记，给您的。”

王书记扬起头，纳闷儿地拿起纸口袋，把一堆照片倒在桌上，他顺手拿起手边的老花镜戴上，看了几张照片，突然目光凝固，惊愣住了！他没把照片全部看完，就赶紧把照片划拉到纸口袋里。他忽然想起华荣还站在眼前，怕刺伤华荣，便使情绪松弛一下，把身边的椅子端给华荣：“华荣同志你坐下。”

华荣坐下。

王书记：“华荣，你的精神是可贵的。但是做法太冒险了！一旦泄漏出去，可就了不得啦！你爱人还在被隔离，你身边的孩子也还小，万一出了事，你经受不了。千万不要再给别人了。”他小心地把纸口袋递给华荣。

华荣遗憾地接过纸口袋，揣在衣兜里，站起身，平静地向王书记表态：“为了捍卫周总理，我什么也不怕！”她失望地向王书记摇摇头，转身走了。

王书记呆立着，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华荣拉门走出去。

八

楼内走廊上走来一个穿蓝警服，戴平顶帽，手拎个小皮包的公安干部。他到党委书记办公室门前站下。看看门牌子，然后叩门。

从他身边走过的工作人员，有的忿恨地筋筋鼻子；有的赶紧溜掉；有的在一旁议论：“抓人来了！”

听得一声“请进”，公安干部推门进办公室。王书记急站

起，疑问地盯盯看来者，然后扬手请公安干部坐在沙发椅上，王书记隔茶几坐下。

公安干部递过一封介绍信：“区公安分局的，来调查一个有关反革命宣传品的案件！”

“反革命宣传品？”

公安干部拉开皮包锁链，从中拿出一张照片放茶几上，王书记一看，立即惊住了！慢慢把照片拿起来，试探地：“这……”

公安干部：“你们单位有个叫李德的吗？”

王书记弄清线索了，急于保护：“有，李德同志年轻，共青团员，工作一贯积极……”

公安干部注意地瞥了一眼王书记急切的眼神儿，王书记也感到自己太过于外露了，忙从衣兜中掏烟：“抽烟。”

“我有。”公安干部自己掏出烟，用打火机把烟点着：“事情是这样：你局李德昨天晚上拿回家去十张有关天安门事件的各种照片，让他家里去的人看，进行反革命宣传。太狂热了，有人从他的照片中抽走一张他都不知道，这张照片送到了我们分局，派我来调查！”

“噢……”王书记把一只烟叼嘴上，并没有划火点燃。公安干部打着打火机，把火送到王书记眼前，借火光观察到王书记沉郁的目光。公安干部给王书记点完烟，履行公事：“请王书记把李德给我找来。”

“好，我看看他在不在。”王书记起身往外走。

公安干部目送王书记到门口，喷出一口烟柱。

九

办公室。

华荣在打字。李德往打字桌上送文稿。

王书记进门来，走到李德身边，轻拍他一下肩膀：“李德，

公安分局来人找你，从你照片上出了事儿！”

李德一惊！华荣停止打字。两人目光对望了一下。

王书记：“你们俩商量一下，马上就来。”王书记转身走了。

李德走到华荣身边：“昨天晚上有几个人到我家里去，看到了照片，有人告密了！”

华荣谅解地点点头。

“你放心！”李德扭身走去。

华荣继续打字，心乱，打不下去。停下手，收拾收拾文件也走出办公室。

十

李德走进党委办公室，看见写字台两头各坐着王书记和公安干部。公安干部大块头、青胡茬子，目光威严，样子很凶。李德先有些紧张，立即又使自己镇定下来。

公安干部往地当中的一把椅子一指。

李德没去坐那把椅子，而去坐靠墙的一个沙发上。

公安干部又指指椅子：“坐这儿！”

李德无所谓地：“坐就坐！”说着他坐到椅子上，把一条腿叠放在另一条腿上。

华荣来到隔壁小会客室里，她通过门上的一块玻璃窗，看到了书记室里发生的事情。

公安干部：“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老实交待关于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照片是哪儿来的？”“照片？”……李德摇摇头，故作不知。

公安干部亮出手里一张照片：“看看，你的照片被人拿走一张都不知道。”

李德看看照片，皱皱眉头，把头微微低下。

“照片是从哪儿来的？你交待得好，可以不追究你。”

王书记神色紧张地盯着李德那要启动的嘴唇。

华荣睁大了眼睛等听李德回答。

公安干部眼珠一翻楞：“说呀！”他又把口气放缓：“你不要怕，你说清照片是谁给你的，就没有你的事儿！”

李德：“真的？”

公安干部：“我说话算数！”

李德：“那好，我说。是这么回事儿，我昨天去市局开会，下电车的时候，一个学生模样的人，挤到我的身边，往我的兜里塞进一个鼓囊囊的东西，我掏出来一看，是照片。”

王书记松了一口气，向公安干部补充：“对，我们昨天是去市局开会了。”

公安干部瞥了一眼王书记，又直视李德：“人证！”

李德想一想，摇摇头：“没人看见……”

公安干部一拍桌面：“那我就带你了！”

李德无奈站起来，挪开椅子：“那就得带我了！”

王书记着急地提示：“李德，你再好好想想，你身边没有谁？”……

这时华荣拉开房门进来，走到公安干部跟前，平静地：“不要带他，照片是我给他的，也是我照的，我印的，就是这样的！”她把一纸口袋照片倒在写字台上。

公安干部看着一张张照片，又把视线望向华荣，他的两眼凝呆了！

王书记的两眼深沉、火热，满含对华荣的敬意。

李德流下泪水，低头呼一声：“华荣——”

公安干部：“你为什么拍这种照片？”

华荣充满感情的答述：“清明这天，天安门广场成了花圈的山，人群的海。悼念周总理的人民群众，从早到晚，不断地汇聚